

懷舊集

著 八編
主 二
槐 書
家 鼓
何 天
天 馬
尹 廟



目錄

懷舊	3
啞吧子.....	13
午夜夢回三千里.....	23
第一夜失眠.....	33
枇杷.....	41
母親.....	53
訣別.....	59

目錄

懷舊	3
啞吧子.....	13
午夜夢回三千里.....	23
第一夜失眠.....	33
枇杷.....	41
母親.....	53
訣別.....	59

舊懷

那時候我很孤獨，傻頭傻腦的，幾乎整日夜的都在家裏呆着。我的房子是在天通庵車站對過的一條小弄裏。那是一條陰沉沉的，不見天日的小弄。

房子四壁全是赤裸裸的泥牆，連粉刷也沒有粉刷，而且泥塊都已剝落了，到處都上了綠霉。下雨天滿地都是污水，黑油油的。天花板就是積滿灰塵的屋頂，瓦蓋也早已失修，風吹雨打全沒有一點遮攔。

我那時長年都掛着一條印花帳子。帳子很舊，花布上的花紋都已褪盡，只剩了隱約模糊的斑點。但我却很喜歡這條母親遺留下來的帳子，對於它，像對那條破棉絮的荷花被和那個繡着一雙金鯉魚的枕頭一樣，竟有說不出的愛戀和溫情。我在帳子上面，蓋着幾層黃色的舊報紙，兜住有點子風就往下掉的灰塵。在下雨天，我深深地裹着那床破棉絮，

聽着雨滴漏下屋頂落在舊報紙上面，差不多嘗味到了一種聽着雨打芭蕉似的心境。

我沒有什麼陳設，也沒有書，雖則空洞地放着一個書架。一張破桌子上面安着一盞煤油燈，顯出寒傖孤零的樣子。從那扇中間隔着幾根的木柵的窗子，透來的光線十分微弱，因為隔牆不到半尺遠，就聳立着一堵滿生荊棘的牆，並且還陰鬱鬱地遮蔽着幾行毛竹。

這條小弄還保存着這樣的古風，是很難得相信的；可是，我却的的確確曾在它裏面的一座土屋裏過了半年以上的蝸牛生活。在上海戰爭以前，那帶原是相當地熱鬧，所以這條陰慘的小弄，真可以說是塵市中的淨土。

我孤獨地過活着。沒有一個朋友，也不做一點事情，却就是這麼陰陽怪氣的，挨過了日又挨過了夜。除了翻翻舊報紙，咬咬破筆頭以外，簡直只是乾脆地癱在床上幻想。有時聽到淞滬線上的小火車起勁地吹着汽笛，我也會驟然地想起自己是在什麼

地方，可是只要汽笛聲一遠去，我的思想又會馬上離開塵寰，輕烟似的飄走了。

×

可是我也並非完完全全的孤身獨處，因為我也有幾個鄰居，雖則不是什麼走動得很勤密的，很合得上的朋友，却也不能算是陌路。

那是一個崇明婦人跟她的孩子們。她就住在我的隔壁，中間只隔一層薄薄的木板。她大約四十多歲，矮矮的，皮膚漆黑而且消瘦，雖則有點醜陋，却並不討厭。她永遠怕冷似的戴着一頂舊氈帽，老是瞪着眼，看去非常的膽怯可憐。

她們的房子比我那間還要來得狹窄，陰黯。在一張板鋪，一條木凳，一個泥鍋爐以外，就沒有轉身的餘地。全房子都瀰漫着一股潮濕的氣味，像一條蒸發着臭氣的陰溝，沒有一時一刻是乾燥的。在那裏面簡直黑黯得對面不能見人，如果講起話來，那只能聽到聲音，看到一個蒼白模糊的面部輪廓，像隔開一層濃霧似的。

開始我很討厭這個婦人，因為像狗娘似的，她竟有六七個餓殺鬼似的孩子。男男女女的，黑壓壓地擠滿那間小房。在應當吃飯而沒有飯吃的時候，就這個啼哭，那個號咷，鬧得人不能清淨一刻。他們的齷齪是無比的，他們的襁褓也是無比的，生着瘡毒，養着疥癬，整日地鼻涕眼淚的，真使人看到頭痛。

『小鳥鴉，你們催死嗎？』

在哭聲激烈地響起來的時候，以前我還是極力忍耐的，但以後却一聽到就罵，而且雷似的敲着板牆。

孩子們却依然繼續的哭着。

從一個小洞裏，我看見在朦朧的天光或者燈光中，顯現出那個漆黑消瘦的臉，在四周繞圍着飢餓的，皮包骨的孩子們，有的坐在地上，有的躺在床上，更有的站着。他們的手裏，全擎着發抖的木碗，幾個小毛頭，在灰黯中幢幢地搖動，哭聲震天價地響着。

『死母猪，你幹嗎不止住這些哭聲呢？』

我憤憤地喊着，猛烈地搥着板牆，故意地吐着口沫。可是這婦人却還是呆呆地站在孩子們當中，垂着頭，沒有撫慰孩子們，他不回答我，這使我尤其怒不可遏。

通……通……通……。

她究竟那樣獸着幹麼呢？

通……通……通……。

我憤憤地搥鼓着，思量着，有時簡直完全糊塗了。是的，她究竟那樣一動不動的獸着幹麼呢？

她彷彿是鐵石心腸，對於孩子們的哭聲，像充耳不聞似的，只是那麼呆呆的站在那裏，閃着那雙灰黯無神的眼睛，茫然的看着，似乎很堅定，又好像十分惶惑，不知應得怎樣對付她自己的親血肉。

隔了一會兒，那張漆黑的臉竟繃得緊緊的，看去似乎就要大發雷霆的樣子；但結果却又全臉鬆懈下來，跟着從眼睛裏也吊下了大顆的，晶亮的眼淚，她很悽惶的自言自語說：

『唉，叫我怎麼樣辦呢？你們來割我的肉……挖我的心吧……』

她哽咽住了，在發霉的牆壁上，燈光黯淡地照出她那顫抖着的影子。她的雙手拳曲着，有時却又無可奈何似的搔着頭髮。幾雙瘦弱的，像蘆葦似的小手，一齊地向她伸出，使她陷在絕望的，危難的暴風雨中。

這幅圖畫是夠淒涼的，它打動了我的心，在以往我曾看到過的那種一羣餓得慌了的小雞，圍着一隻老母雞啄啄待哺的情景，又掠過我的心頭。

這婦人究竟是靠着什麼來養活她自己，養活這些瘦骨嶙嶙的孩子們呢？

我深沉地思量着，思量着……。

終於我漸漸的不再憎厭這個婦人了，却一轉而生出了奇怪的好感，覺得她像個聖母。雖則孩子們還是那麼惱人的啼哭，那麼的醜醜討厭，但我却不再罵，也不再在板牆上擂鼓，對於自己以前的行爲，倒有點覺得歉然了。

×

以後上海戰爭突然的爆發起來，就是連我那樣睡獅子似的糊塗蟲，也給砲聲轟出那條陰沉湫隘的小弄，逃出那座棺材似的土房子。

在逃難以前我對那個婦人的憐憫也突然地增加了，覺得非最後向她說幾句話，道個永別不可。同情燃燒着我的心，悵惘也燃燒着我的心，使我鼓起勇氣敲着板牆喊：

『阿嫂……』

靜靜地沒有回答。從小洞裏，我看見那張漆黑的醜臉，那個瘦弱的背影。孩子們還是和往常一樣的，有的躺在床上，有的坐在地上，更有的站着。她也還是照常的站在他們當中，絕望地，茫然地，注視着那些崛強的，毫無憐憫的，向她伸出來的小手。

哭聲像旋風似的括着，像潮水似的湧着。

『喂，阿嫂……』

她驚訝地抬起頭來，神經質地傾聽着，却沒有

發現聲音是從那裏來的——她怕做夢也做不到，那樣罵過她，搥過板牆的人，會像這樣親密密的和和氣氣的叫她『阿嫂』的吧。

聽到手指敲着板牆的聲音，她才曉得聲音的來處。

『阿嫂，你不搬家嗎？』

『……』

她奇怪地聽着，沉思着。她雖沒有看見我的面孔，但我的聲音——充滿着同情和關懷的聲音，却已使她感動得滴下淚來。她躊躇着，雙手顫抖，彷彿驟然間有個黑黯的念頭閃過她的心頭，使她失了所有的力量。

她胆怯怯地說：

『不，先生——』

『那末你不搬嗎？』

『叫我們搬到那裏去呢？』

接着就是難堪的靜默。我聽見她深沉地——好像用盡全生命的力氣似地，嘆了一口氣。她的苦痛

是顯然的。

以後我就在匆促間走了，連舖蓋也來不及帶出，什麼荷花被，印花帳子，繡着一對金鯉魚的枕頭，都在匆促間割愛了。

但這無告的母子們却依然留着，依然在死的恐怖下留着……。

如今上海戰爭已經過了快近三年，我以前住的那座低陋的土房子，那條陰黯狹窄的小弄，早已變成了荒地，除了成堆的瓦礫，枯黃的野草，更不見別的遺跡。誰知道在這塊空曠的荒地上，曾經紮過多少兵，疊過多少次沙袋，交飛過多少鎗彈的驟雨，流過多少的鮮血，更誰知道以前住在那裏的陰慘窮困的人們。

在對面——天通庵車站那邊，現在新添了一座鋼骨的，揚着太陽旗的大營盤，可是我的舊居和我的鄰人呢？

啞吧子

在我自己的村裏，如果有人問起我最懷念的是誰，那我無疑地會說是啞吧子的。

我們一家三代都同啞吧子非常要好。在祖父還未去世以前，啞吧子就在我的家裏幫工。因為他非常忠厚，力氣又大，所以祖父特別的歡喜。一年到頭，他不斷的在我們田裏出入，從春耕，夏耘，秋收，一直到冬藏為止，他都受着我們的傭僱。尤其是秋收的那些日子。他做得格外賣力，簡直沒有一樣工作沒有份兒的。

『啞吧子做起活來來，真像一匹公牛，那裏像人！』

幫工們都抱怨着他，因為他發瘋似的工作，着着實實的威脅着他們。他們是不論工作怎樣忙碌，都是心曠體胖的，一時停下來喝茶喝水，一時坐下來抽烟談天，硬在敷衍着日子。可是啞吧子却一心